

在这世上，总有一些爱情，是生不逢时的，
只能偷偷藏在心脏拐角的缺口里，连痛，都要很小心……

承泣

Chengqi

新鲜旧情人

一本书，恍若一生。

要怎样流光溢彩、堇色迷离，才能在你眼角划过痕迹？
要怎样编排铺陈、起承转合，才能在你心底落地生根？

八月离夏，谨以《承泣》，

献给那些曾经爱过的人，错过的人，逝去的人，愿我们一切安好。

世事漫如流水，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动人的事情呢？

沈阳出版社



新鲜旧情人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承泣 / 新鲜旧情人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441-4196-3

I. ①承… II. ①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28496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50mm × 215mm

印 张: 8

字 数: 206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装帧设计: 门乃婷

责任校对: 赵彦秋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196-3

定 价: 24.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一曲成谶	星之原宿	素描时光	秋始夏余	缄默成秘	素年笺语	往江南西	不见初颜
113	095	077	063	047	029	015	001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后记
向雪而归	住在春天	莲生水雾	爱如捕风	两忘烟水	随缘而安	茶靡旧梦	妙不可言
129	149	165	183	205	219	235	247

第一章 不见初颜



原来，有些过去，一直还没有过去。在他心里，她是没有年龄的，永远也不会老，永远都是当年的模样。

1.

那一片青砖黛瓦的旧宅子，面对一汪大湖，侧着山，掩映在一片绵绵密密的槐树荫中。清绘家住巷口的那一间，宽大的门楣，树叶间投下星星点点的碎光，像是梦里才有的房子。

临街那间破旧的厅堂，被改作水果店，摆满一层一层绿色的塑料筐，盛着苹果、草莓、杨桃、鲜橙、芒果，还有柠檬。正对门的墙壁上钉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鲜果的时价，有时候，也会乱七八糟地写一些爸爸教阿咪做的习题。

明明才是五月末，天气却突然变得炎热，绿色的西瓜从店铺一直摆到了街上，看起来很壮观，可是生意却不见好，总是稀稀落落，偶尔有人来。

妈妈站在狭小的店铺中间熨白色的酒店浴巾，她很用力，动作很迅速，不停地重复，桌子发出嘎嘎的声响。旁边高低错落地摆满盛着床单浴巾的洗衣篮，已经熨好的，没有熨好的，堆得如同山一样。

因为水果店生意冷清，入不敷出，妈妈便帮隔壁生意火爆的洗衣店熨衣服和床单。真的很气人，同一条街的街坊，同一条街的店铺，却早的旱死、涝的涝死。

前几天，张家阿婆过来告诉清绘妈妈，说是有一个附近打工的乡下佬，拖着一只大木头箱子，挨家问询有没有房屋出租。

张家阿婆是这一条街有名的包租婆，听说其夫家祖上是盐商巨贾，守着一片祖产，前后六进，大大小小二十多间房。

清绘家的房子，曾经只是张家的下人房。

妈妈本来已经回拒的，家里实在拥挤，又腾出一间来做店铺。

可是爸爸知道后，又去找到张家阿婆，他想把清绘现在住的那间屋空出来租出去，清绘则搬到楼下跟妹妹住。

这让清绘很不舍，她很喜欢那个房间。有一扇朝北的窗，正对着瘦西湖。她常常骑坐在窗台上，看远处湖心的离亭、荷池、柳堤。

就连窗帘，也是她刚刚用夜光的玻璃纸折出的星星帘。

清绘撅起嘴巴，向爸爸抗议：“阿咪床太小了，我们是不是只能面对面背靠背立着睡？”

爸爸也有苦衷，他下岗两年了，又一直找不到新工作，而家里的水果店又半死不活。

他嬉皮笑脸地逗清绘：“体谅爸爸啦，等爸爸找到新工作了，就把房子收回来。”

清绘不说话，站在墙角，右脚踩着左脚。她每次心情坏的时候便会这样，好像要把所有的不开心都算在那只左脚头上。

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叹息：“清绘乖，快去楼上收拾一下。”

清绘气呼呼，踢踢踏踏跑上楼，年久失修的旧楼被她愤怒的脚步踩得快要塌掉。

爸爸好脾气地跟上去，把清绘整理的东西一件一件搬下楼，被子、衣服、箱子、盆栽、小鱼缸，还有一只半人高的毛茸茸的泰迪熊。

一个老男人，抱一只笨笨可爱的泰迪熊，那样子真的很滑稽。清绘忍不住笑起来。

爸爸走出楼梯，清绘又听见妈妈在楼下的笑声，这让清绘原本沮丧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些。她用手指在自己的床中间画了一个圈圈。

哼，诅咒你。

2.

清绘的房间很小，却很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

墙壁是淡粉色的壁纸，仔细看有暗暗的玫瑰纹。台灯是爸爸以前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自己手工做的，是由一只飞机模型改装而成的，落在床头，亮起莹白的光，像是随时准备起飞。可惜南方的天气湿润濡湿，飞机的舷窗和起落架已经布满锈迹。

清绘最爱它亮在枕边看书。清绘有一整个书架的书。

几年前，清绘家附近的一所小学校搬迁，遗落了许多书，被爸爸全部搬了回来。爸爸搬书超厉害的，半蹲着身体，把两只手臂伸到最长，好像一只长臂猿。

现在“长臂猿”又有用武之地了，抱着厚厚一摞书，一直抵到下巴，只能扬起脸，眼睛看向天。

他跌跌撞撞，撞响门口的风铃。

妈妈正搬着一篮床单准备出门，两个人撞在一起。妈妈叫起来：“啊呦，眼睛长在头顶啊，早知道你这么喜欢撞，我就搬一筐榴莲了。”

爸爸怀里的书散落一地。他蹲下来，手忙脚乱地捡。

妈妈把手里搬着的洗衣篮搁在他的头顶歇息：“啊呦，啊呦，放回去，放回去，这些书你搬它下来做什么，摆在哪里？”

“长臂猿”只能重新抱着书悻悻地回头，再次撞响门口的风铃。

妈妈也抱着床单走出去，用手打一下头顶的风铃，朝楼上喊：

“啊呦，清绘啊，你在门口弄一串这个东西做什么，来来回回吵死人！”

清绘探出头来说：“那是爸爸走在你前面撞到的，就你的身高，想撞还撞不着呢？”

妈妈还在嘀嘀咕咕：“我要长那么高做什么，我又不是旗杆，胡吃海塞就为了长个高个子撞风铃吗？那不是糟蹋粮食吗。”

爸爸抱着书走进来。书柜前踮起脚整理书刊的清绘疑惑地回头看向爸爸。

爸爸无奈地笑笑，清绘马上就明白一切了，将书一本一本重新放回去。

爸爸在旁边帮清绘，他整理到一本杨绛的《我们仨》，递给清绘，“这本书你看了吗？我前几天刚看过，钱锺书的妻子写的。”

清绘没好气地说：“不看，也不是你妻子写的。”

爸爸嘿嘿地讪笑，“我妻子不会写书，我妻子只会上树。”

楼下的风铃声又一次清脆地响起，妈妈进门的时候，居然踮起脚，用头撞了一下它。

清绘大喊：“妈妈，爸爸骂你是猪。”

爸爸急忙抢白：“你这孩子，我什么时候骂了？”

清绘说：“你刚刚不是说妈妈会上树？妈妈每次怎么说你：你的话要信得过，母猪都上树。”

爸爸还想抢白，妈妈已经跑上楼拎爸爸的耳朵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一肚子绕绕肠子，拐着弯骂人，不修理修理你，你下次就要玩漂移了。”

妈妈是一个利落又磊落的人，她总觉得看书会让人变得不单纯。

清绘就奇怪，“那你为什么还嫁给爸爸，谁不知道他书呆子。”

妈妈气不打一处来，“那还不是他书读的多，把我给绕进去了。”

清绘还想说什么，妈妈的语速已经像机关枪一样压上来：“快

快快，下楼看书去！楼上让你爸爸收拾，快要高考的人了，拎不清个轻重。”

“又看不起读书人，又要我去读书，你这不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看不起我吗！”清绘一边小声嘟囔一边下楼。

3.

一位穿旧式西服，头发花白，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老先生朝水果店里张望着。

妈妈也探出头，朝楼上喊：“清绘，清绘，下来，有客人买水果。”

妈妈转身，朝“上帝”讨好地笑笑。

老先生手里拿着一张泛黄褪色的老照片，很恭敬地走上前问：

“你好，我想向你打听一下，你见过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儿吗？”

原来这位“上帝”并不是来济世的，这让妈妈多少有些失望。她接过老先生手里的照片，胡乱一看：“啊哟，颜色都掉了，认不出来，认不出来。”

老先生又请求：“麻烦你仔细看一下，她以前就是住这里的。”

妈妈这才认真看起来，清绘也跑下楼，围过来看。

照片里的女孩儿，大概十七八岁模样，穿一身草绿色军装，头戴雷锋帽，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子从帽子里钻出来，搭在胸前。她长了一双笑眼，又有一对酒窝。她应该很少拍照片吧，在镜头前有些扭捏，所以看起来，会让人想起一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老先生也颇有些徐志摩的范儿，灰色的西服虽然式样陈旧，却

干净整洁又熨帖，白衬衫黑领带，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戴一架圆圆的金丝眼镜，说话总是询问的语气，笑起来斯斯文文的。

可是此刻他的表情却急切，充满期待，又好像有一丝恐惧，如一个等待老师公布考试成绩的小学生般惶惶不安。

妈妈让他失望了。“对不起，老先生，真的没见过她。”

老先生的表情瞬间黯淡下去，嘴里念念有词：“怎么会这样的，怎么会这样的，她明明就住在这里，我肯定没有记错。”

他说话很小声，像是在问清绘妈妈，又像是在问自己。

他后退两步，朝着清绘住的房间张望，“就是那扇窗，她总爱骑坐在窗台看瘦西湖的风景。”

明明是自己的窗口，早已熟视无睹，可清绘却不自觉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夏天了，疯长的爬山虎蔓延了整面墙，靠窗的地方三三两两开出几支橘色的凌霄，偶尔有风吹过，墙上郁郁葱葱的叶子翻翻腾腾，有花瓣，一朵两朵落在街上，又被匆匆的脚步碾成尘埃飘散。

清绘忽然想起来，“哦，我们应该去问问张家阿婆，她肯定能认出来。”

老先生的眼睛重又发出光芒，急急地问：“张家阿婆在哪里？麻烦你带我去找她。”

妈妈想要阻止，清绘已经跑跑跳跳去换鞋了。她换了一双魔术贴的帆布球鞋，如果是系带的，就会被妈妈拽住了。

张家阿婆住在街的另一头，门前有一对威风不再、瞎了眼的石狮子。

这个时候，她一定在茶馆打麻将。在《功夫》上映之前，她的外号并不是包租婆，而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柳湖路绝代麻神，上了岁数之后，简称“麻婆”。

4.

张家阿婆今天手气肯定不顺，臭着一张脸，接过照片随便一看，“哎呀，真漂亮，跟我年轻时候很像，你不是找我吧？我不认识你啊。”

老先生尴尬地笑笑，“她叫林孝珍，四十年前，就住在街口那间水果店里。”

“哦，那就是我家下人喽，我再仔细看看。”张家阿婆甩出去一张牌。

对家乐得嘴都歪了，推倒牌，“胡了，清一色，听半天了，就差你点炮。”

张家阿婆气得把照片硬塞进老先生手里，“不认识、不认识，我们家下人那么多，我怎么可能每一个都记得！”

老先生有些生气，但还是低三下四地请求：“麻烦你再看看，也许你记得的。”

张家阿婆又抓到一把臭牌，此刻她的脸比牌还臭，把手里的麻将攥得震天响。老先生只能悻悻地退到门口去。

走在路上，老先生突然对清绘说：“孝珍不是张家下人，她是当年的随军记者，报社的印刷厂就设在张家存盐的库房。”

清绘并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对她解释这些，但她也不想打断他。

“那一年，我在县中学教书，报社没有自己的食堂，她经常来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我们就认识了。”老先生又说。

“她是一个有着桂花香气的女孩儿……”老先生陷入了回忆。

清绘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些旧书，便是从拆迁的县中学搬回来的。那间木质的图书楼，被雷劈中，熊熊大火烧了一整夜，被抢救

出来的书，都被水浸湿了。不久之后，旧学校推倒了，那些书只能被堆在操场，无人问津。

老先生一路走着，一路讲着那些遥远的往事，一直陪清绘走回到水果店。

清绘看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旧旧的红皮日记，将照片夹在其中一页，又将日记重新装回背包，拉好拉链。整个过程，缓慢又珍重。

也许是觉得不好意思，为了感谢清绘，将日记放回背包之后，老先生又买了一些水果。他一定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只是就近在手边拿了一些柠檬，看起来那么无心。

清绘想，他的心思一定还沉浸在曾经的岁月吧。

妈妈看见“上帝”重又济世，乐呵呵地跑过来说：“老先生，你下次再来，我帮你留意着，我这边人来人往的，说不定就碰见了。”

老先生走后，妈妈忍不住笑出声来：“啊呦，你说说这老头儿是不是老寿星自杀，活得不耐烦了，牙没几颗，还吃柠檬，也不怕酸倒牙根啊。”

爸爸终于整理好清绘的房间，拎着一些杂物走下楼来，“你都不怕酸倒牙根，人家一把年纪怕什么？”

妈妈奇怪，“我怎么酸倒牙根了，我又没吃柠檬。”

“你没吃柠檬，那你满嘴酸话。”爸爸笑嘻嘻地说。

妈妈气得蹦起来拧爸爸耳朵，“拐着弯儿损我，你真玩漂移啊你？”

她拿起一颗柠檬，“切片，煮蜂蜜柠檬茶，补充维生素。”又拿起另一颗柠檬，“切片，敷脸，减少皱纹，美容养颜。”

爸爸赶紧过来抢，“就你这张脸，天生丽质，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这些柠檬还是留给有需要的顾客吧。”

妈妈被抢走了柠檬，又抓起一串荔枝，“你少损我，我就算不

是天生丽质，也比你天生荔枝皮强。”

5.

柳湖路的傍晚，夕阳已经落到了瘦西湖的那一边。温暖的余晖把粼粼的湖面染成一片浅浅的绛紫色。

几个游泳爱好者扑通扑通游过来游过去，惊得成群的鹭鸟扑楞楞飞起又落下。

远处，几个少年拖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在勾湖心的莲蓬。

这一季荷花开得真好啊，起起落落，轰轰烈烈。晚风习习，空气里仿佛也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老先生在湖边站了一会儿，又开始蹒跚着向前走，清癯的背影在狭窄的弄堂渐行渐远，那么的落寞。

一辆观光三轮车叮铃铃穿过喧嚷的人潮，刮破了老先生手里装着柠檬的塑胶袋。塑胶袋里的柠檬骨碌碌滚满一地。

老先生蹲下身去拣，佝偻着腰，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零乱。

那是一段微微倾斜的下坡路，柠檬滚出去好远。他拣到一半，突然停下来，把脸埋在膝盖，久久地，久久地，再不肯抬起头。

清绘仔细看过，才发现他哭了，抽搐着肩膀，仿佛纠结了许久的不如意和悲伤。

有路人停下脚步，好奇地看他，又有人好心地询问。可他始终不肯抬起头来，像是一个委屈的孩子，丢失了最心爱的玩具。

照片里的女孩儿，应该是他的旧情人吧。隔着四十年的光阴，他旧地重游，想要找寻曾经弄丢的那个人。

四十年啊，她应该也老了吧，鹤发童颜，可他却还口口声声“这个女孩儿”。在他心里，她是不会有年龄的，永远也不会老，永远都是当年的模样。中间那些错失的时光，并没有冲淡他的回忆。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不知什么时候，爸爸站在了清绘身后。

清绘静静地靠在爸爸肩膀上，她突然觉得有点伤感，也不是突然，她一直都是这样，多愁善感，不赋新词也强说愁。

爸爸也是静静地站着，任凭妈妈在楼下咆哮：“啊哟，快来帮我床单送到对面洗衣店去。”

“喂，拜托，快点快点！让你送床单而已，不需要这么久的内心戏吧？”妈妈不耐烦地催促。

这个煞风景的女人，开一间破店，连生意也是破破的，却整天忙得天昏地暗。

街对面的唱片行，平时每天吼着：“狼爱上羊啊，爱得疯狂……”却在今天突然放出一首深情的歌，是清绘从前没有听过的，低低的，清冽缠绵，如晚风拂过头顶的花瓣。

要多少斑驳，青苔才会入墙，多少雨你才会，撑起纸伞。

落花在亭外，又依稀了几番。流水送走呼唤，我不忍想。

风清扰河岸，也吹噓了垂杨，你低头吹噓了，那些过往。

夕阳映屋檐，斜照木格子窗，悠然的旧时光，我却黯然。

……

6.

有邻居过来买芒果，是常常来的老主顾。妈妈热情地招呼：

“啊哟，你真的好眼光，刚刚进回来的香芒，看，上面的叶子还是绿色的。”

这位邻居在柳湖路开了一间冰店。柳湖路是一条老街，许多街

坊都是这样，把临街的房子辟出来经营，所以渐渐地，这里居然变得繁华喧扰起来，每天人头攒动。

“我不用新鲜的，有没有，有没有……”他欲言又止，好像很有苦衷。

妈妈立刻明白过来，“有有有……”

妈妈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旧筐，里面躺着一些蔫了的芒果，“只是卖相差一些，果肉绝对新鲜，老邻居了，算你半价。”

看着他腆着大肚腩，乐颠乐颠走远的背影，清绘在心里想：肥佬，再也不吃你家的芒果冰了。

爸爸走过来，把芒果上面覆盖的叶子迅速地拣掉，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妈妈卖水果，像是打丛林战，把每一筐水果都用树叶伪装得跟狙击手似的，以为那样就能迷惑顾客。上次，她用夹竹桃叶子伪装香蕉，一个顾客挖苦她：“我虽然吃香蕉，但我绝对不是大笨象，我还能认识香蕉的叶子好不好？”

“说过多少次了，不能用夹竹桃的叶子伪装，有毒，有毒。”爸爸斩钉截铁，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啊哟，谁买芒果吃叶子的，你以为是羊吗？”妈妈不服气。

“你就是不听，早晚出事，上次清绘的同学……”爸爸叹息。

那件事，清绘也知道的，是高她两届的师姐。几个同学去笔架山郊游，就是这个时节，山上的夹竹桃一丛一丛，胭粉、湛蓝、绯红，潮水一样开，潮水一样落。

野炊的时候，一个负责做饭的男生，好几次折下旁边的夹竹桃树枝去搅动锅里煮着的玉米，结果贪吃的师姐抢先吃，吃最多……

师姐的悼念会，清绘也去参加了。她们家信基督，清绘站在人群中，握着百合花，跟着大家一起唱：多少慈祥，多少天真，静享